

# 嘎玛藏族传统金工艺术布纹镶嵌及其应用

Tibetan Metal Pattern Mosaic and Its Application in Karma Township

张卫峰 Zhang Weifeng

**内容摘要：**嘎玛藏族传统金工布纹镶嵌工艺是藏族金属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工艺研究价值。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昌都地区嘎玛乡布纹镶嵌技艺的审美情趣、加工技艺及形制结构。本文对嘎玛藏族金工布纹镶嵌工艺及纹饰进行了梳理，希望为在工业化背景下传承这门古老的手工艺提供依据。

**关键词：**嘎玛乡、藏族、布纹镶嵌、金工、纹样

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8.05.019

## 一、金工——布纹镶嵌

镶嵌工艺是一门技术要求很高的金工技艺，是将天然宝石、人工合成宝石、半宝石等用各种适当的方法固定在贵金属托架上的一种常见工艺。当今比较常见的金工（首饰）镶嵌工艺包括爪镶、包镶、钉镶、闷镶、轨道镶等镶嵌工艺，金工匠通常根据宝石的物理形状及大众审美选用上述镶嵌方式。金工布纹镶嵌工艺亦是传统金属镶嵌工艺的一种，但和上述传统的镶嵌工艺有本质区别，技艺要求也相对复杂。它将两种不同硬度的金属镶嵌在一起，利用金属的物理属性、软硬度及热胀冷缩等特性完成的金工镶嵌形式。其最具特色之处是可以镶嵌非常繁复致密的金属材质的装饰

纹样，纹样之复杂、规律之程度令其他镶嵌工艺很难企及。在国内其他地区，几乎看不到布纹镶嵌的金工饰品，更没有使用此种技艺的历史。笔者查证大量西藏本土资料，也未发现关于使用该工艺的历史记录。嘎玛乡千百年以来一直盛行的布纹镶嵌工艺是否是尼泊尔文化的遗存已无法考证。事实上，藏族传统的金属艺术（首饰）中也很少看到这种金工技艺，只有在嘎玛乡个别的首饰作坊才能看到该工艺的遗留作品，且大多是祖上留传下来的物件。现在当地的很多首饰匠人几乎都不会布纹镶嵌工艺。由此推断，布纹镶嵌工艺应该是随同当年（约850年）兴建嘎玛乡境内的嘎玛丹萨寺的印度、尼泊尔工匠流传到嘎玛乡的。据记载，在当时中亚一些国家有使用布纹镶嵌工艺的历史。“在尼泊尔金属工匠的作品中，使用布纹镶嵌工艺极为普遍。当年在建造位于嘎玛乡境内的嘎玛丹萨寺时，曾请一些来自尼泊尔、印度、锡金、拉萨，以及内地召集来大批能工巧匠，大兴土木，筑殿饰彩，镂金雕玉，合璧生辉”。<sup>[1]</sup>在七世嘎玛巴曲扎江措从尼泊尔带来两位善造金属佛具的金工匠人，由于手艺非凡受到极高的款待，之后就安家落户在嘎玛乡瓦孜行政村白坡丛，以金属饰品制作与销售为生。

笔者考察的首饰作坊男主人叫巴松，是嘎玛

乡瓦孜行政村唯一的一户尼泊尔后裔，在当地金属工艺界颇有名气。之后巴松推荐来自该乡唯一熟悉布纹镶嵌技艺的瓦孜行政村金属世家——格布从家的旺青曲达师傅前来演示该技艺。

## 二、布纹镶嵌技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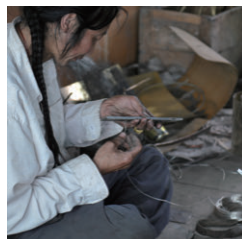
金工布纹镶嵌制作工艺复杂且技法难以掌握，加工的基本工具相对固定，主要制作工具都是金工匠人自己加工而成的，如紫铜锤子及一些辅助材料等。制作工具包括：紫铜锤子、胶板、平口镊子、拔丝板、铁砧子、剪刀及加热火枪等。材料相对简单，包括铁片（厚度 $\geq 2.5$ 毫米）、银丝或铜丝（直径0.1毫米左右）、银片（厚度0.05毫米左右）。

布纹镶嵌工艺流程包括三部分：

### 1. 镶嵌银丝

（1）将铁片固定在胶板上。铁片的厚度是2.5毫米左右，低于此厚度篆刻纹理时铁片容易变形，影响最终的视觉效果。另外要使用硬度比较大的胶板，否则也会导致铁片变形。如果铁片的面积比较大，固定铁片时，可在铁片背面抹上一层油（食用油即可），然后迅速再将铁片固定在胶板上，这样可以大大增加铁板与胶板之间的牢固度。

（2）待胶板冷却后，用锋利的平口镊子在铁



1. 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嘎玛乡的地理位置 2. 布纹镶嵌工艺——拔银丝



3. 布纹镶嵌工艺——主要工具 4. 布纹镶嵌工艺——银片

5. 布纹镶嵌工艺基本流程 (5-1. 篆刻网格纹, 5-2至5-4. 镶嵌银丝, 5-5. 捶打银片使其变薄, 5-6. 镶嵌银片, 5-7. 镶嵌银片, 5-8. 镶嵌完成, 5-9. 退火使其变软, 5-10. 冷却, 5-11. 轻按挤压, 使镶嵌更牢固, 5-12. 布纹镶嵌作品)

片上篆刻交叉纹理线, 该纹理线类似金属工艺所使用的板锉上的纹理。刻线的方向一定是斜向交叉, 而不是垂直交叉, 刻线要密而匀, 线条越密越匀, 嵌入的银丝就既牢固又规整。

(3) 自然铁的颜色泛银白色光, 嵌入银丝后色彩对比效果较弱, 因此要提前把铁片染黑。将铁染黑的方法有很多, 例如, 把铁浸在浓硫酸或浓硝酸溶液中, 通过化学反应可以变黑, 或者直接使用工业上使用的染黑剂等。这样铁的黑色与之后镶嵌上银的白色就会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

(4) 镶嵌银丝。类似中国传统的景泰蓝掐丝的方式, 将银丝制成需要的形状, 然后把成形的银丝放到铁板上, 固定银丝并执锤敲打银丝, 直至其嵌入铁片内。需要强调的是, 敲打时一定要使用紫铜锤子。因为铁嵌银(布纹镶嵌)工艺的基本原理是依靠錾子在铁板上篆刻出的网格纹将银丝抓住。如果用铁锤敲打银丝, 就会把铁板上锋利的网格纹敲钝, 那么银丝就不易被抓牢。而紫铜锤子的硬度刚好合适, 既不会把纹理敲平, 又能把银丝砸进铁板上相应的纹理中。

## 2. 镶嵌银片

- (1) 将银片按所需的纹样剪好。
- (2) 将篆刻好的网格纹的铁片染黑。
- (3) 将剪切成形的银片放在篆刻网格纹的铁

片上。在银片上垫一小块树皮(或类似的物品)。然后用铁锤敲打, 银片就会牢牢地嵌入铁片上了。藏族匠人镶嵌银丝时, 用紫铜锤直接敲打银丝, 避免破坏银丝的形状。镶嵌银片时, 则在其上垫上一块树皮, 目的是借用树皮的韧性把银片压入网格纹内, 并紧紧地贴附于铁板上。

## 3. 退胶

根据需要纹样镶嵌所有的银丝和银片之后, 要用火枪把固定铁块的胶吹化后迅速取下铁片, 事先应将铁片周围留出一厘米的空白, 以免火苗把嵌入的银丝、银片吹化。镶嵌好的铁皮去胶后迅速放到冷水中, 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使之镶嵌更牢固, 银丝和铁片接触的缝隙更小、更加平整。

## 三、布纹镶嵌工艺在当下饰品中的应用

嘎玛乡文化名人、唐卡艺术大师嘎玛德勒说: “在昌都地区嘎玛乡, 金工布纹镶嵌工艺曾经极其繁荣, 该金属技艺主要装饰在马鞍的局部及饰品的边缘等。”<sup>[2]</sup> 在现代化交通工具未进入嘎玛乡以前, 人们出行主要依靠马匹。好马配好鞍, 马鞍的制作极为精良, 局部所体现的布纹镶嵌工艺亦十分讲究, 与之对应的装饰纹样十分精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藏民的出行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 摩托车普及, 部分富裕的家庭已开上私

家车。马匹不再是藏民出行所必备的, 制作马鞍的这种手工艺也随着马鞍被人们遗忘在生活的一边, 导致当下布纹镶嵌的没落。现今只有个别的金工匠人还能制作简单的布纹镶嵌工艺, 但装饰和形式意味明显落后于此前遗留下来的作品。考察金属工艺期间, 笔者偶然发现瓦孜行政村一家银匠家的一副马鞍。该马鞍的局部装饰为金工布纹镶嵌, 装饰纹样精微细致, 工艺制作壮观中彰显精致, 苍劲中不失细腻, 是纹样和工艺完美结合的精美之作。

马鞍的边饰是藏族传统金工——布纹镶嵌工艺的代表作, 其成功之处首先在于材料、纹样、技艺等全方位突破其他镶嵌方式对材料的局限, 视觉效果壮观精致, 两种金属镶嵌, 浑然一体。其次, 饰品之间的色彩对比, 金、银等金属丝、片的镶嵌把握极为精准, 超越了传统镶嵌的视觉效果, 用錾子在钢板上手工刻均匀网槽, 追求非常规律的衣纹呈现, 把粗细均匀金属丝和薄厚适宜的金属片赋予布纹表面, 追求布纹镶嵌平、光、亮与背板衣纹的空间效果, 使之呈古拙中不失清秀的视觉效果, 是不可多得的藏族金工艺术珍品。

嘎玛藏族传统的首饰纹样的表现形式很多, 较常见的有饕餮纹、莲花纹、卷草纹、卍字纹等, 唯独卍字纹在布纹镶嵌中较多出现。卍字符是伴





6. 马鞍——部分金属部分的制作工艺为布纹镶嵌 7. 布纹镶嵌工艺的纹饰 8. 嘎玛藏族卍字纹样——火镰 9. 嘎玛藏族莲花纹——腰饰  
10. 嘎玛藏族卷草纹——篆刻工艺 11. 嘎玛藏族新式火镰——审美饰品 12. 藏式火镰的钢条——布纹镶嵌工艺(局部)

随着宗教诞生在西藏,最初也只是出现在庙宇或者佛教法器上,随着佛教的普及逐渐在民间流行。今天在藏民的生活中,卍字不仅代表一种佛教符咒,还被人们看作一种吉祥的装饰图案。在今天能看到的布纹镶嵌的金作品当中,大都是采用卍字纹样反复出现的形式进行镶嵌的。卍字纹样是布纹镶嵌的独特视觉语言,是藏文化当中一种简洁明快、有秩序的装饰纹样。

火镰是藏族腰饰当中主要的饰品,一般由四部分组成:荷包、钢条、打火石、火绒。现在嘎玛乡的藏民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使用火镰了,但是每逢节日或者其他需要展示自己的场合,人们一定要在腰间佩戴各种饰物,其中就包括火镰。笔者在嘎玛乡考察金工艺术期间,在嘎玛乡瓦孜行政村金属世家——格布从家发现了多件传统老式及现代新式的藏族火镰。该火镰已由过去的实用物品转变为现在的审美性饰品。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得首饰工匠制作现代火镰比传统火镰更注重装饰性。老式火镰一般只在荷包部分做一些金属装饰物,或者镶嵌珊瑚和松石,老式火镰的钢条上面很少做装饰,以实用功能为主。但是随着

社会的发展,它早已被遗忘在记忆中。据格布从家金属匠人旺青曲达介绍,在西藏嘎玛乡,失去功能性的火镰仍然在民间流行,由曾经的实用性物品向审美性饰品转变,成为节日盛装时的一种装饰品。现代新式的火镰不仅荷包上的装饰物比传统火镰繁复许多,而且新式火镰的钢条长度约为5~8厘米,打造成镰刀形状作为火镰的主要部件。钢条上用布纹镶嵌工艺镶嵌着有秩序、明快的卍字符,极为华丽。工艺制作从内容到工艺完美体现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嘎玛藏族新式火镰在满足基本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它的装饰功能。因为对于现代藏族人而言,火镰既是取火的工具,也是彰显高原民族性格的一种腰饰,因此制作现代新式藏式火镰的材料和布纹镶嵌工艺都十分考究。这也恰恰证实火镰对于嘎玛乡人而言,已经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装饰用品了。

任何一种工艺都有它独特的语言形式,金工布纹镶嵌也不例外。首先,布纹镶嵌工艺适合表现纹饰美,因为运用该工艺可以在饰品表面制作繁密的图案,纹样的复杂程度是其他镶嵌工艺难

以替代的。传统纹样是中国工艺美术发展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形式美的集中体现,利用布纹镶嵌工艺的视觉特点,将传统纹样当中的形式美用现代首饰语言表达出来,是嘎玛藏族布纹镶嵌工艺与现代首饰设计相结合所产生的一个创新点。其次,布纹镶嵌工艺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金属的黑白对比关系。在染色的铁或者钢表面镶嵌银片或银箔形成黑、白对比关系,黑色与白色是色彩当中没有冷暖属性的一对颜色,几乎可以和任何颜色构成和谐关系,被称作永远的流行色。将布纹镶嵌工艺运用到现代首饰设计当中,可以表现黑与白的秩序感、韵律感,展现简洁明快的现代首饰设计。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工业化背景下的嘎玛藏族传统首饰设计艺术与工艺研究”(编号:12CG100)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配图均为作者拍摄。

注释:

[1] [英] 罗伯特·比尔:《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M], 向江笈译,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 第85页。

[2] 嘎玛德勒是唐卡艺术重要的画派分支——嘎学嘎志派的唯一传人,他5岁学藏文,8岁学经书,是该画派500年来除三个扎西以外最优秀画家的代表,画风影响整个藏区。嘎玛德勒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唐卡艺术大师,也是一位教当地金工匠人“造型”的老师。据昌都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布东介绍,嘎玛德勒的弟子已达200余人,遍及整个藏传佛教地区,嘎学嘎志画风对嘎玛藏族金工技艺的影响不可估量。



13. 嘎玛藏族老式火镰——实用性物品 14. 嘎玛藏族老式火镰钢条——没有装饰纹样(局部)

张卫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